

野兵 著



yu GOU SHANG DE SHITI

鱼钩上的尸体

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钓鱼钓出一具全裸女尸？

美艳的女人，周旋在不同的男人之间。

是他，是他，是他，还是她，杀了她？

神探高峰第二弹，犀利出击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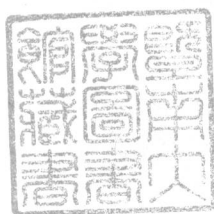
7247.56
201357

P2

YU GOU SHANG DE SHITI

鱼钩上的尸体

野兵 著



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鱼钩上的尸体/野兵著. —北京: 金城出版社,
2012. 12
ISBN 978-7-5155-0624-1

I. ①鱼… II. ①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248829号

鱼钩上的尸体

作 者	野 兵
责任编辑	胡 敏
开 本	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	8
字 数	182千字
版 次	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
印 刷	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
书 号	ISBN 978-7-5155-0624-1
定 价	26.80元

出版发行	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: 100013
发 行 部	(010) 84254364
编 辑 部	(010) 64210080
总 编 室	(010) 64228516
网 址	http://www.jccb.com.cn
电子邮箱	jinchengchuban@163.com
法律顾问	陈鹰律师事务所 (010) 64970501

目录

C O N T E N T S

- 第一章 河底沉尸 / 1
- 第二章 抛尸地点 / 5
- 第三章 死者身份 / 17
- 第四章 命案现场 / 32
- 第五章 死者情夫 / 41
- 第六章 神秘录音 / 77
- 第七章 第四个人 / 108
- 第八章 关系破裂 / 131
- 第九章 神秘男子 / 167
- 第十章 赌场追踪 / 210
- 第十一章 火海擒凶 / 224

第一章

河底沉尸

初升的太阳散发出温和的光芒，从天边探出头来，河面的波纹与阳光交会后，生出一片片银光，一名钓鱼爱好者如老僧入定般端坐在岸边石头上。他看起来很年轻，眉宇间却透着一丝惆怅，像是刚刚经历了大灾大难的幸存者，充满血丝的眼睛证明他一夜未睡。他穿了件不太合身的雨衣，不久前刚刚下了场雨，雨衣上残存的水迹证明他在这里坐了很久。

他喜欢钓鱼，尤其喜欢夜间钓鱼，可以享受难得的清静，烦躁的心也会随之慢慢静下来。这里是他常常钓鱼的地方，他熟悉这条河，每次都能够满载而归。今天的运气不是太好，或许是他的心到现在还没有静下来的缘故。他已经坐了一夜，却连条小鱼也没有钓到。

“汪、汪汪——”

一条如小牛般壮实的黑狗在他身边转动着，眼睛盯着河面，发出不安分的叫声，似乎因为他那不佳的收获而感到烦躁。它是

2 ◀ 鱼钩上的尸体

他的狗，每次出来钓鱼，他都会带上它，它总是会安静地趴在旁边守护他，今天却有点反常。

他瞪了狗一眼，把所有的坏运气都怪罪在它身上，一定是因为它的叫声吓走了鱼。“黑子，安静一点，你把它们都吓跑了。”

黑子听到主人责怪，有些委屈，绕着他转了一圈，又焦躁地盯着河面，嗓子里发出低鸣声。

“黑子。”他刚出声，就见鱼线突然动了下。他嘴角露出一丝笑容，终于有鱼咬钩了。已经等了一夜，他可不想让好不容易才咬钩的鱼又逃掉，低声叫道：“黑子，别出声。”

“汪、汪汪——”黑子却冲河面发出吼叫声，显得越来越不安，紧紧盯着河面。

鱼竿开始往下弯去，鱼似乎想要逃脱，他急忙收竿。“黑子，这可是条大鱼！”他脸上的笑意更浓了，这次没有白跑一趟。水底传来巨大的拉力，鱼竿已经弯成了圆弧形，水底的家伙似乎想逃掉。为了防止鱼竿断掉，他故意松了点力，让鱼竿不用承受那么大的压力，同时也想让鱼在水里游动一段时间，耗些体力再说。

“汪、汪汪——”黑子的叫声越来越大，两只前腿不断扒动着地面，想要冲到水里面去。

“黑子，这是条大鱼，你最好能帮帮我！”他发现水里的家伙并没有游动，感到有些奇怪，于是又往后扯了扯。

“啪”的一声，鱼竿最终没有承受住巨大的拉力，从中断裂开来。他一屁股坐倒在地上，看着另一半鱼竿掉到水里，心里感到一阵阵的晦气。

“黑子，现在好了，我们是赔了夫人又折兵。”他懊恼地将

手里的鱼竿扔在地上，好不容易才有的好心情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。

“汪、汪汪——”黑子继续冲水面叫着，比之前更显不安。

他注意到黑子今天反常的举动，把目光再次投到水里，感觉有些奇怪。断掉的鱼竿漂浮在水面上，并没有被水底的鱼带走，甚至连位置都没有移动过。如果水下真是条大鱼的话，那鱼竿应该随鱼游走才对，静止不动说明下面的不是鱼，或许鱼钩是缠在了水藻上面。

“咕咕咕——”水底冒出一串水泡。

他知道水下面的东西要浮上来了，忽然有些紧张，加上耳边不断传来黑子那不安的叫声，他往后退了两步，想要逃离这里。

一个黑影从水底慢慢浮了上来，那是一只旅行用的大皮箱，虽然隔得很远，但是不难看出，它的皮质很好。

“汪、汪汪——”黑子的不安转变成了兴奋，跳进水里，朝皮箱游了过去。

“黑子！”他想要叫住黑子。不知为何，他的心跳开始加速，眼睛紧紧盯着黑子正朝岸边推的皮箱。鱼线缠在皮箱的把手上，要不是他之前用力往上拉的话，这只皮箱也不会浮出水面，或许会一直沉在水底。水里怎么会有只皮箱？他感觉非常奇怪，而且皮箱的质地非常高档，也没有破损的痕迹，应该不是被人当成垃圾弃到水里的。皮箱在岸边搁浅，黑子用力咬着皮箱往上拽，皮箱却一动也不动，于是黑子向他发出求救的声音。

“没有什么好可怕的，只不过是只箱子而已。”他对自己说，其实他是觉得这箱子有些眼熟。深吸一口气后，他向箱子走过去。箱子很沉，他与黑子合力才将它拉上岸。他盯着箱子看了看，越看越觉得眼熟，可一时间又想不起在哪里见过。“黑子，

你觉得里面装的会是什么？”

“汪——”黑子叫了一声。

“黑子，你说得没错，我们应该打开看看。”他点了点头，伸手打开了箱子。突然间，他倒抽了一口冷气，两腿一软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，眼睛死死地盯着箱子里面。里面装的竟然是一具女尸，经过河水的浸泡之后全身发白，就像只厉鬼。

“汪、汪汪——”黑子冲尸体叫了起来。

他的脸色变得发白，从地上爬起来就朝不远处的村子跑去，跑出一段距离后，他又走了回来。他站在离箱子不远的地方，两腿还有些发软。他看了看尸体和箱子，现在，他记起在哪儿见过这箱子了。他的脸色依然难看，却已经没有再逃走的想法了。他扭头看着黑子说：“你说得没错，逃走解决不了问题，我们最好报警。”

“汪——”黑子表示同意他的说法。

第二章

抛尸地点

高峰面前摆放着一杯洁白的牛奶、一块焦黄的面包和两个柔软的煎蛋。他呆呆地盯着这些食物，就像第一次见到这种东西，半天才开口问道：“这些是什么东西？”

坐在对面的萧月基本上快吃完属于自己的那份了。她喝了口牛奶，说：“我叫它营养早餐。”

“营养早餐？”高峰几乎要从椅子上跳起来了，夸张地叫道，“天啊，连一滴酒也没有，你竟然叫它早餐！如果这些也能算是早餐的话，那是我见过最烂的早餐。酒，我要酒，你明不明白？”

“哪有早晨起床就喝酒的？”萧月把杯子放回原位，继续享用属于自己的早餐。对于高峰这种举动，她已经见怪不怪了。不管高峰再做出多么难以想象的举动，她都能镇定自如地享用属于自己的那份早餐。

高峰有些坐不住了。这种日子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，每天都

由萧月负责自己的早餐，可她不允许自己喝酒。他必须改变这种现状。他试图向萧月说明自己为什么需要酒，“你难道还不明白吗？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案子发生了，我实在是太无聊了，这样的生活简直让我发疯，我必须借用酒精来麻痹我那高度兴奋的大脑，不然我真的会发疯的！拜托把这些垃圾拿走，只要给我一瓶酒就行了！”

“不行，你必须把这些早餐吃完！”萧月面无表情地说，类似的借口她已经听了不下百种，可不管借口再怎么好，都不能改变她的决定。喝酒伤身，尤其是早上。

“铃铃铃——”电话响了起来。

萧月擦了擦嘴，通常电话在这个时候响起，都代表有事发生，而这些事正是高峰需要的，可以让他暂时忘了酒。

“你好，这里是高峰工作室。”

“啊，你们在家，真是太好了！我马上就到。”一个焦急的声音从话筒里传来，也不管听电话的人是何反应，说完就挂断了电话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高峰向萧月问道。

“不知道。好像是胡兵打来的，他说现在要过来一趟。”萧月走回餐桌前，脑子里面还在想着胡兵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，莫非又出了什么事？

“我是说‘高峰工作室’是怎么回事？”高峰纠正道。

萧月意识到自己之前会错了意，见高峰问起，就露出笑容说：“哦，这是我刚刚想到的。我们没有办公室，至少也要有个名号，这样才会有人找上我们。另外，我还打算做个广告，好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。”

“高峰工作室，这是什么破名字，简直比这顿早餐还要

烂。”高峰摇头叹了口气，表示不敢认同，同时拿起面包啃了一口。

“我倒觉得不错。”萧月看着高峰说，“感觉怎么样？”

“你是说它？”高峰瞟了一眼手里的食物。

“是的，味道怎么样？”萧月问。

高峰说：“它只不过为我提供了足够的能量而已，好让我应付接下来的工作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说有案子了？”

“不然胡兵来这里干什么，有什么事不能在电话里说清楚？我想一定是有大案子了，不然他不会亲自跑一趟。”

萧月确认高峰的想法和自己相同之后，满意地点了点头，继续享用剩下的食物。

两人刚吃完早餐，就传来急促的敲门声，同时还有胡兵焦急的声音：“萧月，是我，快开门！”

萧月打开房门，见到身着便装的胡兵正在擦额头上的汗水，就像刚刚参加了一次五公里越野比赛一样。

“你看起来很累，想进来休息一下吗？”

“高峰在吗？”胡兵没理会萧月说些什么，自己探头看了看，见到高峰坐在里面看报纸，就挤了进去，“高大侦探，这次你一定要帮帮我才行！”

“请进！”萧月对胡兵的不礼貌表示抗议。

“对不起！”胡兵回头向萧月说道，接着又向高峰说，“高大侦探，不管你有多忙，都请你放下手头的工作，立即帮帮我！”

高峰在胡兵进来时就已经放下了手中的报纸，此时盯着胡兵说：“我知道你遇到了一点麻烦，不过你最好能冷静下来，告诉

我事情的原委，这样我才能帮你。”

“今天早晨有人在河边钓鱼，你猜他钓到了什么？”胡兵说完，不给别人说话的机会就自己叫道，“天啊，是尸体，一具被装在箱子里的女尸，你们能想象得到吗？！”

高峰起身拿起自己的外套，说：“走吧，我们最好到现场看看去。哦，对了，祝贺你高升。”

“高升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胡兵好奇地看着高峰。如果说见到一具装在箱子里的女尸是今天第一件让他感到意外的事，那现在是第二件。

高峰一边朝门口走去，一边说：“很简单，这次打电话过来的不是张成功，而你刚才说帮帮你，这说明案子由你负责。让我猜猜，张成功升为局长之后给了你个什么职务，副队长吗？”

“不，是队长。这次算是破格提拔，昨天才刚刚任命，没想到今天就遇到了这样的大案。无论如何，你都要帮帮我才行。”胡兵觉得这是上天对他的考验，才刚刚被任命为队长，就要应付一起离奇命案，要是破不了案，他就要引咎辞职。

“队长？”高峰有些意外，脚步停了停，“走吧，没有什么案子是破不了的。”

“等等我。”胡兵连忙追了过去。

高峰和萧月被胡兵带到了发现尸体的地方，这里早已经拉起了警戒线，不准任何闲杂人等进入，可还是挡不住闻讯赶来的记者和看热闹的群众围观。

“尸体是什么时候发现的？”高峰穿过警戒线后，向胡兵问道。

“六点左右。据报案者说，他当时以为钓到了条大鱼，后来箱子浮出水面后，是他的狗跳到河里把箱子推上岸的。”胡兵指

着不远处正被两名警察讯问的青年男子说，“就是他报的案。”

高峰径直走向报案者，马上引起了报案者身边那条大黑狗的警觉。它露出凶恶的面孔，冲他叫了两声。

“黑子，安静一点。”报案者制止自己的狗，同时看向高峰。

“真是条好狗。”高峰看了一眼黑子。

“它确实是条好狗，准确地说，是它发现尸体的。”报案者流露出赞许的眼神，如果还有什么值得让他骄傲的话，那就是这条狗了。两年前他捡到它的时候，它躺在纸箱里，快饿死了，是他把它抱回家，喂了连他自己都舍不得喝的牛奶，才让它活了过来。后来他外出工作了，一个星期才能见它一面，可它一直都是他忠实的陪伴和骄傲。

高峰向报案者伸出手，“你好，我叫高峰。”

“你好，我叫郭小亮。”郭小亮犹豫地看着高峰伸出的手，最后伸手刚一接触就又收了回来，警惕性非常强，“你也是警察吗？”

“我帮警察办案。”高峰的回答模棱两可，“你和死者认识？”

郭小亮突然紧张起来，身体本能地往后挪了挪，一副想逃跑的样子，最后站在了黑子后面。“不，我不认识，我只是钓鱼的时候碰巧发现了她。”

高峰看出对方是一个胆小的人，退到狗后面是想寻找依靠，从而获得安全感。同时，他知道自己问了一个敏感性的话题，让对方更加警惕了。他立即换了个问题，“你在哪儿工作？”

“我刚刚失业，目前正在待业中。”郭小亮见高峰没有追着问刚才的问题，稍稍放松了些。

“你今年有二十岁吗？”

“刚刚二十岁。”

“钓鱼是件非常讲耐心的事情，像你这么年轻就喜欢钓鱼的人不多。”

“我爷爷喜欢钓鱼，我从小跟着他，培养出了这个爱好，每星期我都会来河边钓一次鱼。”

“原来是这样。很高兴和你谈话，我们以后还会有机会见面的。”高峰说完，转身朝尸体所在的方向走去。

胡兵感觉高峰问的几个问题有些奇怪，追上去低声问道：

“喂，你刚才问那么多是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怀疑那小子杀了人，他把尸体扔到河里后，又向我们报了警？”

高峰停下脚步，一脸正色地说：“我从来没有说过凶手是他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问他那么多问题，还说会和他再次见面？”胡兵追问道。他知道高峰不是个爱说废话的人，问那么多问题一定有目的。

高峰说：“问他那么多问题是因为你们怀疑他是凶手，不然你也不会一到这儿就把他介绍给我，说会和他再次见面是因为他说了谎。”

胡兵的脸有些羞红。他确实怀疑报案者就是凶手，不然哪有那么巧的事，钓鱼的时候钓了一具尸体上来。“他说了谎，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刚才我问他是否认识死者，他说不认识。可事实上，他不和死者认识，而且关系一定非同一般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很简单，难道你看不出他非常害怕吗？”

胡兵回头看了一眼，郭小亮还在继续接受警察的讯问，不时地伸手去摸身边的狗，不难看出，他内心非常恐惧。“任何一个遇到这种事的普通人都会紧张的，况且他这么年轻，可能是第一次见到死尸，害怕是难免的。”

“没错，普通人遇到这种事或许会害怕，而人害怕时，会有很多种不同的表现。我问你，如果你见到了让你害怕的场面，你会怎么做？”

“我会闭上眼睛，或者干脆逃离那里。”

“而他却完全相反，明明非常害怕，却没有逃走，反而不时地去偷看尸体。重要的是，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，会发现他在尽量隐藏内心的感受，除了恐惧之外，他还非常难过，这说明他和死者是认识的，而且两人的关系不一般。”

胡兵又回头看了一眼，果然见到郭小亮正在偷看死者，就像一个考试时担心被抓到的孩子一样，偷看一眼后就立即收回自己的目光。“这么说，我应该把他抓起来，当成第一嫌疑犯来审问，想办法让他吐出所知道的一切？”

“我劝你最好不要那么做，先派人监视他就行了。”

胡兵对高峰这样的安排有些奇怪，不过还是采纳了这个建议。他走过去向民警吩咐了几句，接着就让人放郭小亮和他的狗离开现场。

高峰深深地吸了口带着水汽的空气，趴在地上，仔细观察着河床，一会儿甚至走到河边，将手臂伸到水里，试了下水温和水流。做完一系列奇怪的动作后，他才向尸体走去。

法医李亮正在为尸体做初步检查，见高峰走过来就主动站起身来。两人之前打过交道，他知道高峰观察入微，可以发现常人无法发现的细节，于是主动递过一双一次性手套。“死者全身赤

裸，死前曾经和人发生过搏斗，身上有多处伤痕，指甲里有一些皮屑，可能是凶手身上的。另外，死者后脑有破损的痕迹，嘴角有手掌按压过的淤伤，初步断定是窒息而死。因为经过河水的浸泡，所以暂时不能推断出死亡时间，具体情况要等我回去验尸之后才能知道。”

高峰点了点头。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知道这么多线索，已经很难不容易了。他戴上手套，绕着尸体转了一圈，蹲下来仔细检查着尸体上的每一个部位。

死者非常年轻，身高在一米六左右，全身赤裸，生前应该是个大美人。她的头发被染成暗红色，后脑有个三角形的伤口，嘴角四周有手掌按压后留下的淤伤，脸部、脖子、上胸等部位有些抓伤，胸口、后背等部位有多处打击后留下的淤伤。接着，他又检查了一下装尸体的皮箱，皮箱很新，只在底部有些划痕。

“有什么发现吗？”胡兵一脸期待地看着高峰，“除了死者指甲里疑似凶手的皮屑外，我们一点线索也没有，就连死者的基本信息都没有。”

高峰没有立即回答胡兵的问题，而是脱下手套，向助手萧月问道：“你是怎么看的？”

“她很漂亮，虽然经过河水的浸泡，但是不难看出，她生前非常爱美。”萧月从李亮那里取过一双手套，像高峰那样绕着尸体转了一圈，边检查尸体边说，“法医说得没错，死者后脑受到过袭击而有所破损，可这并不是致命伤，真正的死因是窒息。另外，她生前至少受到过两个人的袭击，这点可以从她身上的伤痕来断定。”

萧月曾经是特种兵，精通各种杀人技巧，格斗术更是一流水平，既然她说死者生前曾经受到两个人的袭击，那就一定受到过

两个人的袭击。

高峰满意地点了点头，这才向胡兵说道：“之前我仔细检查了周围的环境，尸体从河里拖上岸后就没有再移动过的痕迹，这说明郭小亮说的部分是事实。”说到这里，他再次看了尸体一眼，“死者年龄应该在二十五岁左右，手指皮质要比其他地方略微粗糙，说明她从事的是文职工作，经常敲打键盘或者迷恋于网络游戏。右手无名指有佩戴戒指的痕迹，说明她已婚。脖子和双手手腕均有长期佩戴首饰的痕迹，可以看出和周围皮肤的颜色有些不同。但她此时身上却没有任何首饰，说明杀人可能和金钱有关。试想一下，什么人经常打扮，长期佩戴首饰？”

“我想任何一个爱美的女人都会这样。”萧月说。

“你说得没错，可是你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。”高峰说。

“哪一点？”萧月问。

“它。”高峰伸手指着用来装尸体的皮箱，“这是一个女式皮箱，非常有可能是死者自己的，而这只皮箱手工精致，价钱应该上万元，由此可以推断出，她所佩戴的首饰一定也非常名贵。我问你，一个从事文职工作的女性哪来这么多钱买皮箱和首饰，过着奢华的生活？”

萧月皱起了眉，这些问题她之前都没有考虑过。她知道自己犯了一点错误，可又不想向高峰认输，于是说道：“或许她老公有钱，这些东西都是她老公买的。”

“如果你嫁给了一个有钱人，他会舍得让你出去从事文职工作吗？”高峰问道。

萧月哑口无言。不会有哪个女人嫁了有钱人后，还自己出来工作，更不会从事一般文职工作，尤其是这个女人可能还非常爱玩网游。“那我就不明白了，她的钱会是哪来的，既然有钱了，